

流年岁月再话牛角店

■ 高明久

1966年12月,我和赵如顺、孟广泽、周长河四人一起去济南串联。早晨从东阿一中出发,早饭和午饭分别在陈集剧院和牛角店剧院的接待站解决,晚上住在了赵官镇一家客店。

吃过晚饭,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,自称是店主,询问我们吃得怎么样,床铺还行吗?

“在哪里吃的中午饭啊?”

店长很健谈,文质彬彬,一副教书先生的模样。说话间听出我们是东阿一中的学生,顿时眼前一亮,便问起了东阿这几年的情况,并问我们知不知道牛角店的来历。

“您是赵官镇人,怎么会知道牛角店的来历?”当时我们警惕性很高,不清楚那人的底细,不想听他随口一说。

“我曾经在牛角店当过小学教师,1962年精简教师队伍,回家做起了餐饮行业。”

十四五岁的娃娃,虽然听说过牛角店,并在那里吃了一顿饭,但只知道古老的石拱桥头有两棵老槐树,还真不清楚什么叫牛角店。旺盛的求知欲使我们异口同声:“愿闻其详。”

相传古时,牛角店叫尹庄店,当年发生了两件怪事。周庄村里的大户周百万家养了一百头牛,每天由牧童去村东沟里放牛,白天查是一百头,可每到晚上归栏时,总会少一头牛,第二天放牧时又恢复如

初。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,议论纷纷。

周庄的邻村赵庄,因村里有种苕瓜的习惯,周围的人称它为“苕瓜赵”。这年,村里赵老汉在瓜田里种出了一株奇特的苕瓜。这株苕瓜秧子又粗又壮,可粗壮的瓜秧只结了一个瓜,长得异常大,大得有些惊人,刚一坐果就比正常的苕瓜大出许多,有人说它着了邪。赵老汉每天精心照料,心里想:我倒要看看它究竟能发生什么奇迹。

一天,三名南方秀才进京赶考,路过此地,在店里歇脚喝茶时;听说了周百万家的牛群和赵老汉的苕瓜两件怪事。都说江南人聪明,通晓方术,果不其然,这三名秀才立刻识破了真相。原来,周百万家的牛群里混进了一头金牛,这头金牛是神兽所化,只有用生长满百天、重达百斤的苕瓜王才能降服它。秀才们暗中商定出高价买下赵老汉的苕瓜,用它来降伏金牛,于是与赵老汉约定,等他们考完回来高价收购,并再三叮嘱赵老汉一定要等瓜长够一百天、熟透了才能摘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,苕瓜的生长期已过,周围瓜农的瓜都已下架,只剩下赵老汉那个硕大的苕瓜孤零零地挂在架上,十分显眼。西风紧了,黄叶落了,赵老汉望望越发清冷的天地,再望望赶考的来路,从早晨盼到天黑,又从黑天盼到天明,总不见秀才们归来。他担心瓜被人偷走,便在苕瓜长到第九十九天

运河传·割席图

■ 魏华北

和生趣。‘春江水暖鸭先知’,谁说得清啊……”

中昌府城内,商贾逐利之风日渐流布,官府、学堂及市井闲杂人等无不蠢蠢欲动,日思夜寐尽在蝇头小利,一时间以铺张奢靡为风尚。其实对于这些事儿,子午早有了解,贩卖葫芦的贾经纪原本隔月来取一次,近来却时常不约而而至,总惠子午变墨色为涂彩,着力渲染富贵华美风韵。

“以您的名望,如果彩绘花好月圆、叙饕西厢,这些葫芦价值可翻五倍!”贾经纪三番五次劝道。子午干脆地拒绝:“如果这样,子午便不再是子午。”

见忘尘还在发呆,子午用力再跟他碰了酒杯,站起身淡淡笑道:“不过是舍本逐末,贪图奢侈物欲罢了。世道人心大抵如此,不然,你我何必远离喧闹避居于此?”

忘尘回过神来,红着脸端杯起身,试探道:“改日一同回城,不妨见识见识。”

子午大口干了酒,摇头仰望天空,轻叹:“天高月明,野风良友,岂不正好?”

忘尘附和道:“正好,正好。”

来年开春,忘尘改种了扁圆的“柿子葫芦”,秋来摘得数百颗,选出模样周正的来找子午刻绘鸣虫葫芦。

子午不悦,正色道:“忘尘兄了解我的脾性,子午虽然只是一个乡野匠人,却从不沾惹这类让人玩物丧志的器物。”

没想到忘尘竟苦着脸再三恳求:“蛎蛎、蚰蚰,城中斗虫之风盛行,鸣虫葫芦一个难求,你我多年深交,难道这点儿面子也不给?”

看着忘尘迫不及待的样子,子午觉得一阵冷飕飕的秋风掠过,禁不住打了个寒战,心里惋惜着“已然儒服市中心”,勉强应允。

忘尘分三五次来取了鸣虫葫芦,半年里几乎没再

多干点 少要点

■ 王之荣

组织新闻宣传培训。最后一天实战演练,给了一个“极端天气引发内涝”的案例,现场随机提问。领导课后第一时间找到我。我心里清楚:材料准备不扎实,演练就会出洋相,损耗的不仅是个人形象,更是整个单位的形象。

收上来的材料五花八门,我翻了一遍,合上文件夹,觉得胸口发闷。那一夜,我把部门职责一条条摊开,与案例反复对照,梳理出八个最可能被问的问题,按“诚恳表态—说明原因—已采取措施—长效机制”的脉络逐一打磨。一周后,领导在电梯里拍拍我的肩:“那天‘记者’提的问题,全在咱准备的范围内。”果然一拍解除了我熬夜的疲惫。后来再有类似任务,领导第一时间找到我。信任这东西,从来不是要来的,是干出来的。

然而,回望身边,也并非所有人都走在光亮处。不少曾经的同事,能力比我强,晋升比我快,却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身陷泥潭。一位曾共事过的同事在镜头前哽咽:“咱收了人家的钱,就得替人家办事……就活成了钱的奴隶。”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想当坏人,只是忘了“少要”这道最简单的闸门。

上个周末,我去育新街买菜。老家那位卖菜的“大奶奶”扯着嗓子喊:“谁的钱包忘我这儿啦?”一个拉购物车的小老太太慌慌张张折回来。旁边有人打

时摘了下来,放到了店里。

说来凑巧,就在摘下来的第二天,秀才们终于返回,发现苕瓜并未成熟,心中十分惋惜,却也只能抱着侥幸心理,硬着头皮用这未成熟的苕瓜去降伏金牛。

金牛见秀才们扛着苕瓜追来,撒开四蹄,一路狂奔。匆忙之中,苕瓜击中了金牛的尾部,金牛受惊逃窜。逃到尹庄店时,秀才们再次击中金牛,金牛的一只角被打落在地。金牛疼痛难忍,慌不择路,转了三圈,拉了一摊稀粪,随后渡过黄河,穿过平阴山区,直奔济南金牛山而去。

从此,尹庄店改名为牛角店。金牛转过的三个圈,分别形成了董圈、史圈、朱圈三个村子;放牧的那条沟成了金牛沟,路过的那座桥取名金牛桥。

牛角店镇因金牛角得名,“苕瓜砸金牛”的故事也传向了四乡八镇。后来,牛角店成了商贸繁荣之地,宋代甚至流传着一句俗语:“不知平阴县,都知牛角店”,可见其盛名。

这个故事不仅解释了牛角店地名的由来,也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对自然的敬畏。我参加工作后,不止一次到过牛角店,这个故事流传得越来越广,而牛角店镇在创新发展的大潮中,也一直走在东阿县前列。如今,牛角店镇的镇标就是一头铜牛,既铭刻着这段传奇的传说,更承载着这里代代传承的“金牛精神”。

与子午相见。

又是一年夏风至,遥闻暮鼓晨钟,观赏着满架的葫芦,子午情不自禁吟诵出陆游的诗句:“葫芦虽小藏天地,伴我云云万里身。”他忽然记起老友胡忘尘,脚步迟疑着走到隔壁院子,但见遍地野草间,胡乱攀爬着几棵葫芦秧子。子午心里酸楚,脑海里渐渐现出一幅图画,他决意绘在葫芦上,择日交给忘尘以为劝诫,或者就此……

选好葫芦,子午心里惆怅,慢慢绘着“割席图”。图典故出自《世说新语》:华歆与管宁同席读书,管宁觉得与华歆志不相同,便割席分坐,表示“子非吾友也”。另一面,子午依旧绘了“高士图”:葫芦架下,两人对酌,一个沉吟,一个大笑。

一日,贾经纪带来消息,称胡忘尘有难,请子午务必前往。子午匆匆赶到四海春酒楼,见忘尘正与一青年饮酒,座上还有三五个浓艳轻佻的女子。

子午惊诧,僵在那里。忘尘起身笑道:“这位便是赠给我们美酒佳酿的黄公子。”

“原来是世外高人路先生大驾光临啊。”黄公子阴阳怪气地说着,从袖子里掏出一张图样在子午眼前晃动,“怡香院的姐姐们相中了您的手艺,点名要您绘的鸣虫葫芦。”

子午瞥了一眼那图,简直污秽不堪,他顿时血往上涌,将《割席图》葫芦掷到胡忘尘怀里,愤然道:“子非吾友也!”

黄公子大怒,拦在子午面前威胁道:“这事儿成呢,少不了你银子;若是不成,你怪我断了你吃饭的金手指!”

子午长啸两声,断然离去。

数年后,子午的《高士图》葫芦再现中昌府,世人不惜高价争相购藏。知情人说,那是路子午先生用左手绘制的。

趣:“留下那钱包不就得了?”大奶奶把菜往车里一放:“不是俺该挣的钱,一分也不要。”那个清早,她那一三轮车芹菜没多久就被抢购一空。她弯腰择菜的身影,比衣冠楚楚、汲汲营营的人都挺拔。

“多干点”,是往生命的土壤里深耕,每多流一滴汗,根基就往下扎一寸。“少要点”,是在灵魂的堤坝上守住那道闸口,洪水再大,只要闸门不松,就永远安稳。像天平上的两个托盘,“多干”是加砝码,“少要”是去贪欲。太多人只盯着能称回多少,却忘了——自身的重量,才是天地间最公平的度量衡。

那年我在济郑高铁工地采访,一位老师傅蹲在铁轨旁说:“这条路啊,是一截一截铺出来的;这人啊,也是一步走出来的,贪不得。”夕阳落在钢轨上,两条亮线伸向远方,像人生的边界,一边是“多干”铺就的里程,一边是“少要”守住的底线。

窗台上不知何时落了一片干透的梧桐叶。这叶子曾在枝头努力生长,又在秋天坦然飘落,不争不抢,却把整个季节的颜色都带进了泥土里。多干点,少要点——在枝头时拼命绿,离开时安静落。该给这个世界的,一分不少;不该拿的,一毫不取。平凡如叶,也能在回望时看见自己曾为春天,认真真真,绿过一场。



聊城是水做的城市。

东昌湖的水,古运河的水,徒骇河的水……水的多情,让这座城多了几分婉约。

在我心里,时常惦记的,是城南的四河头。那里的水声,能品出人生的况味。

初来聊城时,父亲送我一辆红色自行车。每逢周末,我便骑着它一路颠簸着奔向那里。那时,土路坑坑洼洼,车身叮当作响,但少年的心是向外的,总想着走得远些,再远些。

曾经,四河头便是我眼中的远方。

从古城向南,不过三五里地,便到了。目光所及,一座灰扑扑的钢筋混凝土建筑,巨大的排架横亘在河床上,像远古古人留下的竖琴,等候风雨弹奏。

四河头的名字是直白的。金钱河、徒骇河、会通河、赵王河,四条河流在这里撞了个满怀。

徒骇河苍老。《尚书·禹贡》载其名,传为大禹治水时徒众惊骇之地。黄河故道,泥沙俱下,带着几千年的脾气。

会通河金贵。元至元二十六年(1289年),忽必烈下令开凿,取“会通天下”之意。它是京杭大运河的咽喉,地势高,水源缺,却把南方的粮米丝绸一船一船地运来,也把江南北水城托举了起来。

金钱河素朴。名字听来富贵,不过是两岸黏土经年累月被水淘洗,日头一照,那水面便泛起丝丝缕缕的金光,故而得名。

赵王河坎坷。古称沙河,原是黄河决口后留下的一段残流,辗转易名,像个失了来路的孩子,却依旧倔强地奔流。

就这样,四条出身、脾性都不同的河,因了地形的逼迫、水往低处流的铁律,在此交织、盘桓,然后,又奔向远方去了。

水的相聚,是天然的缘分。人和河的边缘,不也是如此吗?

后来,我去四河头的次数少了。偶尔想起它,就去翻踏青的旧照片。对此,我并不想寻一个“很忙”的理由,那未免牵强了些。

四河头并非自古便是这番模样。1936年,这里建起了徒骇河穿运涵洞和赵王河入徒骇河涵洞,规模不大,却是最早的伏笔。1969年至1970年,为解决行洪与引黄灌溉、城市供水之间的矛盾,修起了那座渡槽枢纽,柱子上“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”几个大字,漆色斑驳,依稀可辨。2000年,徒骇河橡胶坝建成,枢纽的拦蓄水功能丧失,渡槽完成使命,退到时光的角落里,但流水声依旧。

如今,这里建起了四河头遗址公园,两岸修葺一新。古韵之外,再添清幽和生机。

人们支起帐篷,在一片葱绿里感受生活的多彩;走上玻璃栈道,在微颤的脚步里赏水天一色;抑或就那么站着,看着嬉笑的人群和流动的云影,自顾遐思。

我携爱犬徐行于河岸,蝶舞花间,犬时而扑跃,满目新奇,顿生灵感。垂柳依依,波光隐隐,步子慢下来,心也跟着沉静了下来。

几条河奔流了数百年,见过漕船的桅杆林立,听过船工的号子震天,也感受过淤塞断流的荒凉。

据说,1855年,僧格林沁在聊城三孔桥引水灌向冯官屯,生擒悍将李开芳。只是不知,那奔赴战场的浑黄之水,是否也曾流经四河头,惊扰了本该属于这里的水声。那一年,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,夺大清河入海,会通河在张秋镇被冲断,几百年的漕运就此终结。如今断堤废闸都被新修的道路与草坪掩盖了,但河的记忆还在。

这世上,有一种力量,叫作不言不语的接纳。

就像这河水,至柔,却有着至韧的耐力。它可以穿山越岭,可以载舟覆舟,也可以温顺地绕一个弯,避开岩石,继续向前。

我们以为建了大坝驯服了河流,其实是河流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宽容。它允许人们在它身上架桥筑坝,允许几千年的泥沙流过,允许任何人守着它浮想联翩。

在中国,像四河头这样的地方为数不少。它们不是名胜古迹,没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,甚至很多本地人也说不清它们的来历。

但是,它们就那么安安静静地,守着几条河,几座闸,以及一段久远的岁月。

回去的路上,风从河面上吹来,一阵接着一阵。我想:这世上的修行,难道就是要走入深山,青灯古佛吗?想来不是的。修行的最高境界,不是隔绝,而是通达。

都说水能鉴物,是因为它平;心能照理,是因为它定。在河边坐着,我忽然明白了水的另一种性情:不争。

不与季节争,春水涨,秋水落。

不与过往争,任凭你几度繁盛,我自有去处。

更不与这飞速的时代争,城市再怎么喧嚣,它依旧是沉静的、缓慢的。

带不走的东西太多,能留下的,便是这份淡然。

在河边静坐。不必看,只消听。那水声时缓时急,若有若无,像时间在耳畔私语。我不再追问什么,也不再记挂什么。

水声在,史便在。这就够了。

四河头的水声

■ 金增秀

长春大学金海峰教授在视频里谈及“道不远人”。他说,普通人也能在日常中寻得更有价值的舞台——无非是“多干点,少要点”。这六个字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心里的那把锁。

今年四月,省总工会征集职工原创诗歌。单位工会的S主席打来电话:“写一首呗,代表咱单位。”

全省层面,高手如云。可我想,不干则已,干就干好。那晚我坐在电脑前,把近三年家乡交通的画面卷一页页摊开:济郑高铁如银龙破土,五条高速同时在建,国省道大中修后路面焕新,“四好农村路”伸进每个村庄,内陆港的“一单制”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……两千九百字,《大河之上:聊城交通运输建设者颂歌》一气呵成。最终,41个单位1119件作品里,我拿了二等奖。聊城全市一、二等奖加起来六人,全省交通系统一、二等奖加起来十人,我有幸跻身其中。

六月,市里

